

清
叢
代
刊
筆
綠
水
亭
雜
識

納蘭性德著

全



納蘭性德著

綠水亭雜識

上海文明書局印行

祿水亭雜識卷一

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

癸丑病起。披讀經史。偶有管見。書之別簡。或良朋蒞止。傳述異聞。客去。輒錄而藏焉。逾三四年。遂成卷。曰祿水亭雜識。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。

燕山竇十郎故居。或云在城西。或云在昌平。或云在涿州。或云在蘇州。時馮瀛王道贈詩。有靈椿一株老之句。今北城有靈椿坊。疑是十郎舊里。此靈椿所以名坊也。

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。進士登第恩榮宴後。會同年於此。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。今失所在。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。今莫詳其處矣。

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。俗呼李閣老衙。是也。其別業在北安門北。集中西涯十一詠。程篁墩學士和之。有桔槔亭。楊柳灣。稻田。菜園。蓮池。而響牖鐘鼓樓。慈恩寺。廣福觀。皆在十二詠中。今其遺址不可問。當在越橋相近。蓋響牖即越橋下牖。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。

紅螺山大明寺碑。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。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。稱寺始於唐。金世宗大定間。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

弘濟來住茲山。元仁宗時。詔雲山禪師以榮祿大夫大司空。佩一品銀章。主大聖安寺。內侍大司徒王伯順以大明為聖安宗派。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。為修寺之資。至正中。雲山從聖安歸老於此。盡捐前後所賜金帛。重脩焉。蓋沙門檢校司空。在遼時已然。金元循之不改也。碑又云。兩紅螺死為雙浮圖。瘞之寺中。今寺南一池。曰紅螺池。三面皆果園。花時游覽頗盛。殿西有竹一畝。寺東南二里許。為明懷甯侯孫武敏公墓。有兩碑。一李賢撰。一彭時撰。中一碑刻諭祭文。

呼奴山白雲觀。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。

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。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應春二碑。皆鎮陽林潮書。潮以鴻臚寺主簿直文華殿中書。應春碑稱諸天阿羅漢。皆太監楊用所鑄。劉同人帝京景物略。乃謂為朝鮮國王所貢。當以碑為實也。

藥王廟。天啟中魏忠賢所建。落成時。帝加獎諭。賜賚甚厚。當年必有豐碑。今無片石。蓋為人所踏矣。

龍華寺明碑。二其一。播陽釋道深撰。廣陵起昂書。撫甯侯朱永篆額。其一金陵朱之蕃撰。高陽孫承宗篆額。永春李開藻書。文辭甚俚。不足觀。

資福寺。明正統間僧圓昇建。至嘉靖初。尚膳監太監馬潮修之。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。督理宣府邊儲。四明錢俊民碑。書之者。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也。殿前梵墻上勒片石。有壬寅三月三日字。未知何時所建。明正德癸酉。司禮監太監張雄。建寺於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。賜額曰大慧。并護勅勒於碑。寺有大悲殿。重檐架之中。範銅為佛像。高五丈。人遂呼為大佛寺。嘉靖中。太監麥某。提督東廠。於其左增蓋佑聖觀。於是合寺觀計之。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。拓地四百二十一畝。蓋是時世宗方信道士。而厭繙流內官。惟恐寺刹之毀。故建道觀于其旁。而寺後之山。又有真武祠。藉此以存寺也。寺之始建。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為碑。工部尚書湯陰李燧書之。新甯伯譚祐篆額。其增置佑聖觀也。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。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。成國公朱希忠篆額。其後萬曆壬辰重脩。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。

功德寺有木毬使者。其事近於怪。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。載雪峰寺僧義存。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。開山創寺。乾符二年。賜號真覺禪師。寺有木毬。相傳受真覺役使。呼僕延客。毬皆自往來。嘉泰間寺灾。毬忽滾入池中。得不壞。然則以木毬為使。浮屠固有其術。蓋有先版庵而役之者矣。

五台山僧侈言娑羅樹靈異。至畫圖鏤版。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。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。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千霄之勢。顧或著或不著。草木亦有幸不幸也。

懷柔城極堅整。西南在平地。東北則因山為之。其南甃城可盤馬。麗譙片石。記萬曆九年增修丈尺。末云並用純灰鋪底。灌抿完全。以垂永久。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。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。山水殊勝。澗流至此廣丈餘。橫版以渡。東南一望。諸烟村樹彷彿江鄉。瓊華島土取自塞外。輟耕錄。西軒客譚可稽也。石移自良岳。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。

西山有君子城。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。謠為箕子城者也。駕到口在西山。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。

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。產畫眉石處。元豫章熊自得。偕崇真張真人往居。撰燕京志。歐陽元功。張仲舉皆有詩送之。元功詩云。先生去隱齋堂村。境趣佳處如桃源。西出都門二百里。山之盤厓水浩亹。一重一掩一聚落。一溪十渡深而渾。羊腸險徑挂山腹。蓬房小屋粘雲根。立當阨塞若關隘。視人衍沃同川原。市朝甚邇俗塵遠。

土產雖少人烟繁。鉏畲耕陸宜麥菽。樹柵作圈收雞豚。園蔬地美夏不燥。煤炭價賤
冬常溫。前年熊郎入賣藥。施貧者藥人感恩。熊君攜笈今就子。繞舍木葉書續繕。崇
真真人又繼往。況是偓佺之子孫。紫蕭夜吹遼鶴至。林響谷應松風喧。登高東望直
沽口。海日涌出黃金盆。應憐曼倩戀象闕。坐羨龐公歸鹿門。仲舉詩云燕垂趙際中
有村。正在西湖之上源。源頭落花每流出。亦有浴鳧時在亹。隱君葺茅據幽勝。琴
小莊如陸渾。環之蒼松數十樹。拔出太古虛無根。攢峯疊壁何盤盤。地多磽礪少平
原。先生生計雖苦薄。最喜靜無人事繁。黃精本肥朮齒脆。疆場有瓜牢有豚。吟詩作
畫百不理。一家笑語常春溫。功名祇遺世途累。飽煖已荷皇天恩。近聞京志將脫稿。
貫穿百氏手自繙。朱黃堆案墨滿硯。鈔寫況有能。畫孫雲晴輒辱羽客去。穀熟方來
山鳥喧。土牀炕煖石窯炭。黍酒香注田家盆。要知精舍白鹿洞。不待公車金馬門。元
之大一統志。卷帙繁富。攷證亦綦詳矣。而自得復撰燕京志。仲舉謂其貫穿百氏。必
有出于大一統之表者。惜乎其書之不傳也。

聖朝建都燕山。民物日富。八九十歲翁。敦茂龐碩。朝廷優之。徭役弗事。歲時得陞殿。
上。上皇帝壽。百官衣朝服。鞠躬以進。視班次惟謹。母敢越尺寸。而諸耆老高幘博褐。

從容暇豫。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誰何。視百官退。乃陟峻陸。承清光。歸而嬉戲井陌。或騎或步。更過飲食。和氣粹如。大駕出。則龐眉黃髮。序鈞陳環衛間。見者咸曰。樂哉太平之民也。此元王士熙。張進中墓表。進中居京師。亦耆老之一也。進中字子正。善為筆。管以堅竹毫。以馳鼠淇上。王仲謀。上黨宋齊彦。吳興趙子昂。皆與之遊。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。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。亦庶幾上庠之風矣。

明初有玉鵠十二。從南方來。飛集燕山。識者謂北平當王。蓋兆燕山十二陵也。都中遺老述。萬曆間。西山戒壇。四月游女之盛。鉅車不絕。茶棚酒肆。相接於路。至有挾妓入寺者。一無名子嘲以詩云。高下山頭起佛龕。往來米汁雜魚鹽。不因說法堅持戒。那得觀音處處參。

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。徐廣曰。都即墨。又立齊將田都為齊王。都臨淄。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。都博陽。正義曰。在濟北。是為三齊。後田榮自立為齊王。并王三齊之地。正義三齊記云。右即墨。中臨淄。左平陸。謂之三齊。

句吳。按史記。泰伯奔荆蠻。荆蠻義之。從而歸者千餘家。號曰句吳。正義引世本注云。泰伯始所居地名。許慎淮南子注云。吳人語不正。言吳而加以句。顏師古云。句夷俗

發聲亦猶越為於越。正義又云。泰伯居梅里。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。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。號句吳。吳越春秋。泰伯號句吳。起城在西北隅。名曰故吳。注。泰伯所都謂之吳城。在梅里平墟。今無錫縣境。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為相。以吳故墟為都邑。即此也。

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。舉吳中兵。曰吳中。漢書灌嬰傳。渡江破吳郡長吳下。按吳縣本平地。槩言之。猶言稷下教下云。見葉氏過庭錄。曰吳下。今人多稱平江為吳門。按李德裕文。指潤州為吳之門戶。又王充論衡云。孔子與顏淵上泰山。東望吳閻門外。白馬如練。充謂人目所見。不過十里。魯去吳千有餘里。使離朱望之。終不能見。他書作吳門。而此云閻門者。悞也。此吳門即冀郢門也。冀與魯為鄰。非今閻門明矣。又見漢五行志。洪州亦有吳門鎮。曰吳門。又吳縣有大吳鄉。曰大吳。沈休文安陸王碑文。鴻鷺舊吳。李善注劉琨勸進表。奄有舊吳。曰舊吳。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。曰長處全吳。今崑山有全吳鄉。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。梁同光二年。升蘇州為中吳軍節度。吳越時稱中吳府。亦曰東吳。

吳會。世多稱平江為吳會。意謂吳為東南一都會也。自唐以來如此。今郡中有吳會

亭。府治前有吳會坊。皆承其慢。按史漢等書所載。皆以吳會為吳越漢吳王濞傳上。患吳會輕悍。此時未分會稽為吳郡。蓋指吳會稽之地耳。至吳郡既立之後。若曹子建詩云。行行至吳會。吳會非吾鄉。諸葛孔明論荊州形勢。云東連吳會。東漢蔡邕傳云。寄命江海。遠迹吳會。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。吳會未分。吳張紘謂收兵吳會。則荆揚可一。王羲之為會稽內史。時朝廷賦役繁重。吳會尤甚。石崇論伐吳之功曰。吳會僭逸。則斥言孫氏。莊子釋文。浙江今在餘杭郡。後漢以為吳會分界。今在會稽錢塘。已上皆指二湖之地。又按吳孫貴傳云。策已平吳會二郡。朱桓傳云。使部伍吳會二郡。宋褚伯玉。吳郡錢塘人。隱居剡山。齊太祖即位。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。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。此類甚多。證據尤切。或謂會稽二字。可獨稱會乎。按宋元嘉時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。而分浙東五郡。立會州。以隋王誕為刺史。晉宋間亦以會稽為會土。故謝靈運有會行吟。此獨稱會之徵也。

蘇臺。青箱雜記云。蘇州有姑蘇臺。故謂蘇臺。相州有銅雀臺。滑州有測景臺。故亦稱相臺。滑臺。又見古墳

三楚史記貨殖傳。淮南為西楚。彭城以東東海。吳廣陵為東楚。衡山。九江。江南。豫章。

長沙為南楚。孟康曰。舊名江陵為南楚。吳為東楚。彭城為西楚。

水鄉。陸士衡答張士然詩云。余固水鄉士。注吳地也。

當時水勢瀰漫。流亦湍急。自後人築堤立塘。村市錯置。水稍平。

寬緩。漸減。

三吳之說。互有不同。十道四蕃志。以吳郡丹陽吳興為三吳。通典。及元和郡圖志。並同。郡又以義興吳郡吳興為三吳。郡國志同。酈道元注水經云。永建中。陽羨周嘉上書。以縣遠赴會主難。求得分置。遂以浙江西為吳東。為會稽。後分為三。號三吳。即吳興。吳郡。會稽也。接晉書咸和三年。蘇峻反。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。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。時冰為吳郡。舒為會稽。則是吳郡。吳興。會稽為三吳矣。安帝隆安三年。孫恩陷會稽。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。及陶回為吳興太守。時大饑穀貴。三吳尤甚。回開倉賑之不待詔。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。一境獲全。詔會稽吳郡。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。又虞潭傳。蘇峻反。潭為吳興太守。詔加潭督三吳。晉陵。宣城。義興五郡事。孝武帝甯康二年。太后詔曰。三吳奧壤。水旱並臻。宜時拯卹。三吳義興晉陵。及會稽遭水之縣。全除一年租。以此兩事攷之。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。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。豈一時稱謂初無定說。抑史傳各有詳簡。差互耶。或云虞潭所督三吳。晉陵。宣城。義興。

計六郡而稱五郡。潭自為吳興。增督五郡。蓋丹陽其一也。桓寶救二吳者。以孫恩既陷會稽。遂逼吳中。故云。今當以十道四蕃志。及郡國志別說為正。

陸廣微吳地記。以金陵為中吳。鄂州為南吳。武昌為下吳。即三吳也。地理指掌圖。三吳今蘇潤湖州。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。

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。唐避諱曰武丘。先名海湧山。高一百三十尺。周二百十丈。
山在郡城西北五里。吳地記。遙望平田中一小丘。北入山則泉石奇詭。應接不暇。吳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。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。金精為白虎踞其上。因名虎丘。郡縣志云。秦皇鑿山以求珍異。孫權穿之。亦無所得。其鑿處遂成深澗。今劙池兩厓剖開。中涵石泉。深不可測。為吳中絕景。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。晉王珣虎丘銘曰。虎丘先名海湧山。山大勢四面周迴。嶺南則是山僅。兩面壁立交林。上合蹊路。下通升降。窮窪亦不卒至。王僧虔吳地記云。虎丘山絕出聳聲。茂林深篁。為江左丘壑之表。吳興太守褚淵。昔嘗述職路經吳境。淹留數日。登覽不足。乃歎曰。今之所稱多過其實。今睹虎丘。逾於所聞。斯言得之矣。顧野王虎丘山序云。高不抗雲。深無藏影。卑非培壤。淺異棘林。路若絕而復通。石將斷而更緩。抑巨麗之名山。信大吳之勝壤也。御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。並

書屋壁。梁郡守謝舉有虎丘山賦。宋何求及二弟點脩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。紹興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。書堂存焉。舊有東西二寺。即王珣別館。皆在山下。山半大石盤陀數畝。高下如刻削。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。號千人坐石。他山所無。白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迹。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。試劙石。因大石中裂故名。及望海樓真娘墓。皆有古人賦詠。

舊稱虎丘為王珣宅。未審所據。王劭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。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。

三江。史記正義曰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。名三江口。下文于分處號三江。此三十里太近。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。名曰松江。古笠澤江。一江東南上七十里。白蜺湖。名曰上江。亦曰東江。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。名曰下江。亦曰婁江。三百里當云於其分處號三江口。顧夷吳地記云。顧野王地志同。松江東北行七十里。得三江口。東北入海為婁江。東南入海為東江。并松江為三水。經云。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。江水奇分。謂之三江口。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。乘舟出三江之口。入五湖之中。此亦別為三江五湖。庾仲初揚都賦注。太湖東注為松江。下七十里有水口。流東北入海為婁江。東南入海。

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。古迹如此。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。

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。越王句踐迎擊之。吳敗于檇李。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檇李。史記乃謂敗之姑蘇。自是夫差敗處。史記正義謂姑蘇檇李相去百里。疑太史公誤。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。敗之夫椒。報姑蘇也。此語亦當云報檇李矣。

姑蘇臺。臺因山名。合作胥。今作蘇者。蓋吳音聲重。凡胥鬚字皆轉而為蘇。故後人直曰姑蘇。隋平陳。乃承其謠。改蘇州。以吳越春秋。越絕二書攷之。一作姑胥。一作姑蘇。則胥蘇二字。其來遠矣。

山得水而景物奇變。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。澎湃為彭郎。小孤為小姑。詩人借景作情。不宜堅索故實。

牡丹近數曹毫。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。其色有夭紅淺綠。江南所無也。

白櫻桃

生京師西山中。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。

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。有畲民同於猺獞。不與平民相接。有作工於民家者。食之階石。不以人禮待之。其人射鳥獸種麥。此山住一二年。移至別山。官府不能制。有數種

姓自相婚配。

今之黑鬼可人可魚。晉時謂之焜崙。即蠻民也。海船用以守纜。恐為魚蟹所傷。高麗日本之間。海中有釜山。為往來之中頓。海道無程。而順風行一日夜。可得千里。貿易者。曾有順風行五日。至長岐島者。故知其國去甯波五千里。日本海中有魚。與人無異。而秃首有尾。通番者謂之海和尚。

日本至中國。海面五千里。而禽鳥有來去者。望見海船。即來息力于檣篷。倦不能動。或施之以米。或掇而食之。

日本之外有一國。彼人謂之東京。其間有夜海。白日昏黑。得見天星。海水有一處。高起二三丈。如檻然。凡有東京販者。而日本人為駟。則中國貨貴。若日本居貨以待。東京人之來。則賤也。日本人入操場練兵。必以夜。蓋燈火整亂。易見也。其教藝處。不令中國人見之。

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。而留居者。謂之大唐街。今且長十里矣。

日本之東北。有食人者。倭亦畏甚。因山作關。以拒之。倭人精於刀。且不畏死。登岸則難敵。而舟甚小。故湯和立法。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。